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28709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28700

出版时间：2008-07-01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牛汉,何启治（编）,李晋西（编）

页数：33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内容概要

作家兼编辑家牛汉坎坷丰富的一生：童年灰小子、少年流亡大西北、冬天光脚穿草鞋的大学时代、为革命出生入死、因“胡风集团”而受难……刻画了一幅有血有肉的命运肖像。牛汉一生对诗歌痴情不改，文中涉及不少感念的师友、文坛往事、名人逸闻：浓墨于胡风、冯雪峰、丁玲、路翎、曾卓、萧军；淡彩于沈从文、叶圣陶、朱光潜、施蛰存；细描卞之琳、艾青、田间、冯至、何其芳；略论周扬、夏衍、茅盾、艾芜、孙犁。行文兼有历史的广度和心灵的深度，文字饱含着对现实的体验和对生命的体悟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作者简介

牛汉，原名史成汉，又名牛汀，山西省定襄县人，蒙古族。

1923年10月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。

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主要写诗，近二十年来同时写散文。

诗集《温泉》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新诗集奖，2003年获马其顿共和国“文学节杖奖”，2004年获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?北斗星奖”。

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五十余年，曾任《新文学史料》主编、《中国》执行副主编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“灰小子”的童年（1923年10月 - 1937年10月）1 “灰小子”2 我是个蒙古人3 “成汉，快回家来，狼下山了……”4 永恒的沉重5 母亲是个很不简单的人6 父亲影响我的一生7 想不到，这就是生离死别第二章 流亡大西北（上）（1937年11月 - 1939年12月）8 童年，永远隐没在黄河的彼岸了9 初中，画“吹号者”：因为我相信号声是祖国的心声10 三舅是共产党，我就跟定了共产党第三章 流亡大西北（下）——诗创作第一个高峰（1940年1月 - 1942年）11 高中：写诗与战斗融为一体12 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，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13 念念不忘的诗，终生难忘的人第四章 大学年代（1943年 - 1946年）14 高大、光头、冬天光脚穿草鞋，昂首阔步地走路的大学生15 我已不是个做梦的少年16 在萧何墓前第一次接吻17 “狱外的歌声和进军，却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”第五章 出生入死（1946年6月 - 1949年10月）18 在国民党《正义报》的房间里宣誓参加共产党19 晚到二十分钟我就没命了20 天安门城楼是我第一个打开的第六章 艰难的抉择（1949年10月 - 1955年4月）21 又忙又累的招生工作22 我真要参加“保卫毛主席”的秘密组织吗23 雪峰欢迎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及诗歌界的争论第七章 我与胡风及“胡风集团”（上）（1955年5月 - 1958年2月）24 1955年被捕前与胡风的交往25 在审判会上见到胡风，我忍不住为他辩护26 与胡风恢复通信27 与胡风重逢28 为什么要批胡风和他周围的一些人第八章 我与胡风及“胡风集团”（中）29 从“拘捕”到“隔离审查”30 牺牲个人完成党31 我的悲痛，不仅仅是个人的，是历史的，社会的第九章 我与胡风及“胡风集团”（下）32 在所谓“胡风集团”中，我最感念佩服的是阿垅33 路翎：文学史上应该留名的人34 曾卓：总是张开双臂拥抱朋友第十章 风暴前后（1958年2月 - 1969年9月）35 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36 在平房，边劳动边写小说37 我和雪峰共用一张办公桌第十一章 五七干校（1969年9月 - 1974年12月）38 一幅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命运的图像39 在五七干校，干活我不含糊第十二章 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（1972年 - 1975年）40 我的生命有再生的感觉41 我今生今世感激这两行诗第十三章 平反前后（1975年1月 - 1979年）42 从资料室卡片抄写员到恢复党籍，发表诗作43 从筹备到主编《新文学史料》第十四章 为《新文学史料》组稿44 萧军在颠沛流离中完好地保护了萧红的信件，我很佩服45 闲话赵清阁、端木蕻良、骆宾基、沈从文46 且说叶圣陶、朱光潜、施蛰存、赵家璧、卞之琳、陈残云、黄秋耘47 也说说周扬、夏衍、茅盾、艾芜、孙犁第十五章 复杂、曲折的变革年代（1980年 - 1988年）48 关于“七月派”和我的艺术主张：消灭了个性，还有诗吗49 《中国》：从诞生到夭折50 丁玲比较复杂，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51 中国文学的老生代和新生代52 朦胧派、新生代诗人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可磨灭第十六章 世纪的末尾（1989年 - 2000年）53 “最后一课”、两套丛书与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54 一个让人感动的、很特别的日本人——秋吉久纪夫55 写《童年牧歌》，我迷上了散文第十七章 最近几年，我有一句座右铭：“有容乃大，得大自在。”（2001年 - ）56 接受马其顿的“文学节杖奖”时，我说，哦，伟大的诗神57 回到故乡，感到太阳都不一样，就连山都很亲切第十八章 我一生的诗友与朋友58 跟聂绀弩没大没小59 大彻大悟严文井60 艾青，我得回报你一个吻61 田间：他早年朴实的风格，战斗的风采影响了我一生62 冯至：对中国现代诗有大贡献的、学者型的诗人63 何其芳：我所敬重的、比较复杂的诗人尾声 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，我仍在苦苦跋涉后记（一）洗礼——后记（二）附录一父亲成宁五七干校杂忆牛汉：我的亲兄弟一般的朋友一个被诗神看中的诚实的孩子——我心目中的牛汉附录二年谱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章节摘录

插图:第一章“灰小子”的童年(1923年10月 - 1937年10月) 1 “灰小子”听家里人说,我是后半夜出生的。

把我接生到世界上的产婆是我们村的仙园姑姑。

她满脸麻子,粗手大脚,笑起来却很美很甜。

小时候,我曾答应为她画像,她牢牢记住了。

中学时,我在西北高原曾写过一首诗献给她。

只记得诗里有“枣红的脸,枣红的手”。

我是家里第一个男孩。

我上面有个姐姐,下面有一个妹妹,两个弟弟。

我一出生,首先接触到的是柔细的沙土。

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。

我们那儿把这沙土叫绵绵土。

我被绵绵土擦得干干净净。

我们那里的老人都说,人间是冷的,出生的婴儿哭闹,但一接触到绵绵土,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。

我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下西关。

定襄县地处高寒的晋东北半山区,离雁门关和五台山都不远,土地灰茫茫的,十分贫瘠。

定襄县城不大,只有三里十八步的一个圈圈。

那时城里加上四关的居民总共不过两三千人。

由于地形的原因,西关分成高低两部分。

高处叫上西关,低处叫下西关。

童年时就听见城里的人骂我们。

顺口溜说下西关“只见牲口不见人”,是把人都当牲口看的。

外村人一到下西关,闻到的是浓重的牲口味。

由于村里人一代代都跟牛打交道,家家都有几把祖传的宰牛尖刀,连我们这样的三代读书人家,都有全套的宰牛刀。

因此,外村人谁也不敢招惹下西关人,下西关的宰牛刀比人多。

村里有一半人走过口外。

他们大都是摔跤好手,在每年的县里大庙会上能获得几个冠军。

下西关人自古喝的是一口井里的水。

井在村西边,井水带苦咸味。

村北边还有一口老井,但水已经变得很苦,连牲畜都不愿喝了。

苦命的女人常常坐在苦水井边嚎哭。

大人们说,这里夜晚有游魂出没,寒食节那天人们都来这里呼叫自己的亡人。

孩子病得“丢了魂”,女人们也来这里叫魂。

我曾陪母亲叫过弟弟的魂。

母亲用哭腔呼唤,声音拖得很长,生怕灵魂迷失远方的孩子听不见。

井口附近好像是阴阳交界。

离村子不远,大约一里路光景,有一条河,叫滹沱河。

滹沱河平时不像河,除去沙土之外,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。

但人们都不敢走近它,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它就发大水了。

发大水时,全村人都不敢出气,连狗都不敢叫了。

从我三四岁时,祖母就对着我叹气说:“你的脾气像滹沱河。”

我小时候家里有两个院子,还有大车,但没有骡子。

十几亩地,勉强温饱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后来阎锡山开渠占去十几亩地，一年缺半年口粮。

每年从外祖父家拉一车粮食。

家里有十几只羊，我五六岁就放羊，要一早赶出去让羊吃上露水草。

过冬割草，捡树叶。

四五岁起，我迷上了捏泥。

我自小就觉得泥土不脏，相信泥土是很神圣的。

我们家乡是黄土地带。

黄土有黏性大的，也有黏性小的，有的金黄透亮，有的灰暗。

东古城有一块土脉很特别，颜色金黄中透出微红，像小孩的脸，用手摸时感觉微微有颤动。

那一年，我不过五六岁，父亲带我去东古城逮红脯鸟。

我发现了这一块上好的土脉。

有一个很深的洞，不像有人住过，多半是掏糞予挖的。

我钻进去，发现土脉闪闪发光，颜色深红。

我发疯似的用手去挖，哪里挖得动。

我用舌头舔舔，有温热的感觉，断定不是石头。

第二天，我一个人带上镐头和篮子去挖。

我装了满满一篮子，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。

我捏的东西中，有一部分是拓的各种模子。

有十二生肖、有树木、有古代的文臣武将。

模子是我在寺庙里拓的。

大革命那阵子，我们县城隍庙的神鬼，让念书人，其中有我的父亲用套车的缰绳全部扳倒了。

但毁庙里的神仙有三种神不扳：孔夫子、财神爷、关老爷。

有一年，阴历七月十五到神山去赶庙会。

神山又叫遗山，诗人元好问晚年就住在这里。

元好问读书楼的门窗上全是雕刻，还有雕刻到青石上的。

这一带的石匠远近出名，五台山上最有名的石牌楼就是神山附近青石村的石匠雕的。

我不去看戏，只顾拓模子。

拓好模子，装在篮子里，用湿手巾盖上。

游客以为我是卖吃食的。

“卖啥？”

我掀开湿布让他们看。

为了拓模子，最远的一次，我到过河边村（离我家四十里）。

阎锡山父亲死的前几年，他把附近最好的石工找来为父亲修墓地。

我偷偷拓了一些。

我拓的模子有成百个之多，摆在成年不见阳光的东屋的墙角。

这墙角是一块禁地，妹妹和两个年龄更小的弟弟，都不敢闯入。

我买了颜料，有的涂成彩色的，有的觉得不上色倒更美些。

我自己也学着捏，捏一些简单的东西，如鸡兔之类。

我的这些泥塑，在村里孩子们中引起很大的兴趣，比庙会上卖的那些泥玩艺儿不差。

他们问我要，有时候我给他们，有时候我要“报酬”，他们用香瓜、桃子和甜杏核来换。

我自小也痴迷画画，但第一次“创作”始于何年何月，真说不清楚。

在我的肮脏的衣袋里，总装着几块木炭或粉笔头。

我画公鸡、马、绵羊、豹子，还有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帆船。

有一次，我模仿灶君奶奶的神情，把我祖母画到窗户纸上，当邻居金祥大娘迈进我家院门时，还冲着那张画叫我祖母。

当年在我家屋里屋外的墙上、村里街巷，甚至在神圣的高不可攀的城墙上面，都留下过我的手迹：木炭涂的，小刀刻的，几乎成为村里的“公害”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父亲逼着我把我的那些“创作”全部擦掉了。

但不可能擦得一干二净，总还留下一些隐隐的图像。

父亲没有逼我擦掉的两张画是创作在“泥炉”上的。

每年夏天，为了避免在屋里起火，常常在院子里生一个很大很壮实的泥炉做饭。

泥炉是棕红的胶泥捏制成的，用柴草、高粱秸或脱粒后的玉米棒子当燃料，火焰很旺。

我常常看得发呆。

有一回突然生出一个幻觉，觉得炉膛是一张面孔，有耳朵有鼻子，只差一双眼睛，他就能活了。

于是我用木炭在炉膛上面画了两只大眼睛。

顿时，泥炉就变成一副人的面孔了。

每当做饭时更像，是副笑的面孔，而且笑出了声，舌头红红的，一伸一缩，仿佛在说话。

我还把外婆家的也画上了。

父亲说，看上去很像我们村的王村长的神气。

父亲让我长大了学画，还给我从太原城买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。

1937年，在战火中逃难时，我还把它宝贝似的带在身上。

小时候，我爱学声音。

学什么，像什么。

最喜欢学狗叫，学鸡打鸣。

每天早上，炕上并排着我们四个孩子，由我领头叫。

我领头叫什么，他们就跟着叫什么，逗得我的祖母笑得眼泪花花。

我学得最像的是小栽根儿卖黄酒的吆喝声。

有时候我在小巷里学，人家以为是真的小栽根儿挑着黄酒担子来了。

小栽根儿可能已有五十，声音很清脆洪亮，用童音学他，一学就像。

有一天，我在家里得意地学城里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。

我一边学，一边问祖母：“学得像不像？”

”祖母一声不响，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愿听。”

”母亲听到我学的声音，对我说：“千万不要学这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。”

”我莫名其妙。

后来我只在上学的路上学着吆喝。

过城门洞时，总要多喊几声，嗡嗡的回声很好听。

奇怪的是这位卖热包子压面的人从来不到我们下西关来叫卖。

不久，母亲告诉我，“那卖包子的大个子就是你奶奶的弟弟”。

还说，奶奶跟娘家人绝交了。

我小时候很淘。

七岁那一年入秋以后，在滹沱河游了最后一回水，一上岸就往官道跑。

每年这个季节，寒食节与中秋之间，孩子们都知道有个地方暖和，那是个十分隐秘的地方，要冒着风险。

它就是村边官道上被大车碾压成的一段深深的车道沟，有一尺多深。

我们让一个小孩子嘹哨，看见有大车过来，喊一声，我们好钻出来让车过去。

太阳下山好久，天暗下来，这时我已经睡着了，突然浑身火辣辣地被什么抽打得痛醒过来。

一个赶大车的老汉，啪啪挥着牛筋鞭子，朝我们几个狠狠抽下。

痛得钻心。

我们飞快跑到旁边的一个土坡上，这才看明白，为我们放哨的小孩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赶车的老汉把我们痛骂了一顿。

原来是骡子发现了我们，仰起头朝后稳住了车，耳朵被抽出血了，它也没往前迈半步。

老头朝我们大声喊：“还不给骡子跪下，是它救了你们！”

”我们几个一齐跪下。

只要骡子再迈一步，我们几个必定死在车轮下，世界上就不再有我了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爬起来后，我们都哇哇地哭了起来，仿佛生命又一次得到诞生。

从五岁起，我几乎天天练摔跤。

冬天光膀子摔跤。

那时我瘦小，常被摔得浑身青肿。

有一天，村里的头号摔跤手佩珍伯伯说，吃蚂蚁能长力气。

他说：“你没见过吗？”

小小的蚂蚁能拖动比它大几十倍的东西。

”于是我开始逮蚂蚁吃。

蚂蚁跑得快，我半天才逮住一只。

我闭起眼睛连头带腿一块吞进肚里，酸得直流泪。

我吃蚂蚁一直吃到十二岁上初中那一年为止。

我还活吞过小鱼仔。

我们那里祖祖辈辈没有吃鱼的习惯，我也不是为了吃小鱼仔。

那些生在水洼里的小鱼仔，身子是银色的，长短不足一寸，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，阳光下发发出五彩的光芒，我常常看得入迷。

听大人说过鱼味腥臭，不能入口，我抓着它们只是好玩。

小鱼仔抓到手，搁在掌心，活蹦乱跳，一不小心，就跑了。

于是一旦抓到，赶紧放到嘴里。

“看你还跑不跑？”

”只觉得小鱼仔在嘴里、喉咙里不停地挣扎，一直到深深的肚子里。

吞食它们时，非但不觉得难咽，还有一些奇怪的快感。

我对祖母说，活吞小鱼仔比吞咽面条还顺溜。

祖母说我造孽，下辈子让我转生成小鱼。

我吃蚂蚁，祖母也说我造孽，说下辈子让我转生成蚂蚁。

十岁前，我得了个“灰小子”的外号。

我们家乡口语中的“灰”，有作害的含义，也有倒霉的意思。

村里的大人把顽皮成性、难以驯服的孩子叫“灰小子”。

全村五六十个孩子也不过三五个能得到这“灰”的头衔。

我虽不属于最灰的那两个，也被划归到了灰类里。

但大人们叫我“灰小子”时，我能听出他们的声音里，总带着点关怀或期望的好意。

我上小学后，同学们又送给我另外一个外号“灰瓦”。

“灰瓦”是品位最低的一种普通鸽子，我不高兴听。

有人叫我，我从不答应。

谁都知道我的脾气犟，以后人们就不叫了。

母亲说我的肤色很小的时候偏黑，被叫过一阵子“黑小子”。

后来黑渐渐转成灰。

灰肤色缺乏血气、生气和灵气。

上高小时，我患有严重的贫血，站久了，眼前发黑，浑身冒冷汗，还晕倒过一回。

老人们常说，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

应在我身上，格外准确。

生成的个性几乎改不了，生命的外貌与色泽仍是以暗色为主，从小到大，没有光彩过一天。

太阳怎么晒，也面不改色，仍然是沙漠和戈壁的那种灰调子。

我有点相信，这多半跟我的祖先的血液有点神秘和神圣的关系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后记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大学的一片竹林中读《白色花》。

竹林是校园唯一一处比较隐蔽的地方。

我读的大学坐落在成都东边的狮子山上，校园外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桃树和梨树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从不在桃花和梨花下读诗。

二十多年后，跟牛汉先生有了接触交流，找到了原因。

我那小小的诗的精神才发芽，与桃花、梨花融为一体的距离还远得很。

跟牛汉先生接触的时间不长，却很深入。

2005年9月到雾灵山之前，一次在他的书房里做采访准备。

我说《童年牧歌》里的人物都是有气息的。

他说：“他们都没有死。

我每天早上醒来，觉得他们也跟我一道醒来了。

我的母亲，我的奶奶，我的死去的亲人都没有死。

”我很羡慕。

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这一步——没有生死之别。

在雾灵山创作基地，每次上下二楼经过一级台阶，牛汉先生都会停下来，俯下身说一两句话，摸摸从水泥缝中挤出来的一株小草。

我们去的时候，草顶有花骨朵，临走时，花已很灿烂了。

那是一朵黄色的小花，茎不足三厘米，花的直径仅有一粒黄豆大。

牛汉先生常常叹气。

谈话间，散步时，他都会深深地长叹一声。

我问是不是心脏有问题？

他说没有，体检一切正常。

他说叹气就舒服，那是伤疤在呼吸，伤疤也是有生命的。

每次回想起他的长叹，我就想到时间的重量，想到历史深处也许永远有见不到底的地方，我也学着叹一口气。

整理、修订牛汉先生在雾灵山的讲述，有一种接受洗礼的感觉。

我特别喜欢回忆他讲五七干校后期的生活。

一天下午，讲完这段生活后在二楼平台休息，他说，为了寻找兰花，会在山里疯跑好几天。

“我觉得一草一木都和我的生命相连，相通。

我狂喜，爆发的狂喜！

没人管我，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地人间的小小的一分子。

这是天地人间给我的启迪，与为什么服务根本不沾边。

我的生命有再生的感觉。

”我喜欢回忆他讲这段话时的光亮，那光亮让我明白为什么见过他的人都喜欢他的微笑。

那是清澈透明的生命本质的微笑，是诗的微笑。

我喜欢停留在这样的微笑里。

我明白我在朝什么方向去。

我的生命中，与天地万物相融的这一天也许不会降临，但我已知足。

不需抬头就能看见牛汉先生，看到诗的精神的存在。

我知道余下的路并不太遥远。

2007年3月25日至2007年5月至8月，重读牛汉先生的作品，多次到牛汉先生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北里家里做补充采访，对2005年在雾灵山的采访做进一步的增补，我还是想说，感谢再次拥有的聆听的时光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在大千世界中，我渺小如一粒游动的尘埃，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。
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真实的隐秘的语言。
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完美，没有悲痛，没有灾难，没有伤疤，他们的骨头，既美丽又不疼痛。
为此，我情愿消灭了我的这些伤残的诗。
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，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，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。
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。
——牛汉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编辑推荐

《我仍在苦苦跋涉:牛汉自述》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在大千世界中，我渺小如一粒游动的尘埃，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。

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真实的隐秘的语言。

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完美，没有悲痛，没有灾难，没有伤疤，他们的骨头，既美丽又不疼痛。

为此，我情愿消灭了我的这些伤残的诗。

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，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，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。

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。

<<我仍在苦苦跋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